

<<民国疑案>>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民国疑案>>

13位ISBN编号：9787500681205

10位ISBN编号：7500681208

出版时间：2008-5

出版时间：中国青年出版社

作者：叶孝慎

页数：23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民国疑案>>

前言

这不是一本猎奇的书。

恰恰相反，这是一本跟猎奇唱反调的书，尽管这也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

说到学术，第一让人想到的就是梁启超。

1911年，梁启超写过一篇文章叫《学与术》，其中有一段明白写道：“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

” 一个民族或一定时代的文化氛围和精神气象，第一表现为社会习俗，第二表现为学术思想；学术思想的第一特征是人类理性认知的系统化，鲜明具有创辟胜解的独到性；第二特征是顺世而生又异世而立，严格具有卓尔不群的独立性；第三特征是“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坚定具有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非功利性。

## <<民国疑案>>

### 内容概要

这是一此从来没有被人清楚说过的往事，这是一些注定要被后人重新说起的往事。  
一件往事就是一个惊天大案就是一个扑朔迷离的疑案，悬案谁说曲终人散，铁证如山，昨日的记忆早已风干只要档案还在，尘封的历史也会开口说话。  
终究不过是以讹传讹的假象。

<<民国疑案>>

作者简介

叶孝慎，上海知名作家。

电视系列专题片、文献纪录片策划、编导、撰稿人，上海浦东新区政协委员。

学习与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安全教育馆顾问。

上海图书公司《博古》丛刊执行主编。

代表作有《上海：1921》、《风雨历程——中共中央早期在上海》、《申江红浪——解放战争时期上海第二条战线斗争》。

<<民国疑案>>

书籍目录

上海首富荣德生被绑架案史量才被刺引发的连环命案 第一海难张伯驹绑票案始末将星陨落之地花界  
第一谋杀地寻找失踪者火烧年初一上海舞潮案“华美”逆子民国明星英茵自杀真相泰山公寓屋顶艳尸  
案

## &lt;&lt;民国疑案&gt;&gt;

## 章节摘录

上海首富荣德生被绑架案 1946年4月25日上午9时45分，一辆由上海市高安路210弄20号里驶出的私家车，刚刚拐上沥青路面，就遭到3名持枪男子的拦截。他们先是出示“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红色逮捕证，强迫私家车上的人全部下车，然后将其中的一位老人塞进“沪警15044”号黑牌车，由南向西，绝尘而去。

就这样，一起绑票大案鸣锣开场了。

此案之所以喧嚣一时，惊动朝野，不仅因为光天化日之下，那些绑匪开着明显隶属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特种车辆，拿着“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逮捕证，俨然就是秉公执法、奉命捉拿“经济汉奸”的警务人员；更是因为朗朗乾坤，清平世界，他们竟敢拿顶级富豪的身家性命跟执政当局开玩笑。

他们将一二个发财致富的黄粱美梦兑现在了工商界大佬荣德生的身上！ 投石问路 荣德生，1875年生，江苏无锡人，原名宗铨，号乐农。

1889年到上海钱庄当学徒，后与人合办无锡保兴面粉厂和振兴纱厂，又在上海创办福新面粉厂、二厂、三厂、四厂、六厂、茂新二厂和申新纱厂等，人称“中国面粉大王”、“中国棉纱大王”。

荣德生的被绑架引起了公众舆论的哗然。

随着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程一鸣的引咎辞职，以及国民党中央要员吴国桢与黄埔一期的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宣铁吾分别取代钱大钧和李后兰，出任上海市市长和兼任淞沪警备司令，当局明显加大了侦破荣案的力度。

继宣铁吾之后出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的是俞叔平。

俞叔平是法学博士，曾在中央警官学校任教。

1946年11月，俞叔平在自己编著的《刑事警察与犯罪侦查》中(远东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46年11月第一版)，特别说到了荣德生被绑架案。

俞叔平说：“荣德生氏自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余被绑架后，音讯杳然，至同月日，匪徒开始与荣氏家族接洽，其间相隔凡达一星期余，然因音讯沉寂，社会人士疑窦产生，群情莫释，视为异迹，于是讹言四起。

淞沪警备司令部限期破案，警局方面以职责所在，早已于案发后自动研讨对策，布置警员，觅取线索，分头侦缉。

”(注：俞叔平：《刑事警察与犯罪侦查》(远东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46年11月第一版，259页)然而，时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亦“曾参与该案审理”的郑重为却说：“军警机关的看家本领，一是监控电话和信件，二是派人秘密打入荣家，追踪侦察。

但匪徒棋高一招，巧妙地利用荣家的焦虑心理，避开了当局的天罗地网”，“声东击西，故布疑阵”，“国民党当局连连败北。

”(注：郑重为：《特别绑票案》，《上海滩旧闻》，浙江文艺出版1986年12月第一版，125页) 俞叔平在《刑事警察与犯罪侦查》中说：“因荣氏家属不愿与军警合作，不得不布置内线，设法介绍干员至荣宅充任保镖，一面派员与保镖取得密切联络，复在荣宅四周，密布侦探，随时协助，并混入荣宅，与荣宅仆役女工为伍，时以小惠对彼等加以利诱，其后荣宅之三轮车夫等，均入其彀，即从事探查荣宅所出入之亲友，将日常往来荣宅者分别认清，加以记录。

” 俞叔平说“荣宅家庭甚为复杂”，荣德生“有女六子三，长女夫已故，一女在银行服务，住愚园路某号；二女三女，夫姓及住址均不详；四女夫姓李，业医，住霞飞路；五女夫姓唐，在申新总公司服务，住高恩路某弄九号；六女夫姓张，业银行，住高恩路二一。弄六号；尚有表亲项某一人，住蒲石路某号。

长子荣尔仁，次子毅仁，三子伊仁。

其所有仆役女佣为二号房中车夫阿林，五十余岁，江北人；三号房中车夫阿喜，三十余岁，江北人；四号房中车夫阿芳，二十一岁，无锡人；太太房中接送到学校之汽车夫阿领，女佣阿宝，二至五号房间各有女佣八名，三至五号房间各有保姆一名，并有西菜厨司一名，中菜厨司三名+，三轮车夫老张一名，门房王如海一人，花匠三人。

至往来密切之人，为吴昆生，住绍兴路一七五号，汽车照会一四五八六；陈品三，申新九厂副总厂长

## &lt;&lt;民国疑案&gt;&gt;

，与吴昆生系儿女姻亲；詹荣培，申新二厂厂长，暨总公司营业主任，其中以陈品三往来最密，每晨八时左右及午后五时左右，常在荣宅”；所以，警方只能是分别“派员严密监视上述各家动态”。

警方认为“电话联络，为盗匪用以传递消息、谈判赎票问题之重要工具，故于布置内线之外，另于五月一日起，派员与电信公司商洽，允予特别奖励，始得与电话局做技术上之配合，分班轮流窃听荣宅及荣宅有关亲友或各厂之电话，共计听得有关通话约二十三次”。

据窃听记录，5月4日，绑匪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234号俄国面包房里与吴昆生住宅通话。

绑匪问：“写给你的信收到了吗？”吴昆生说：“收到了。”

”绑匪说：“你们假如肯花一点钱就可以放出来的。”

”吴昆生说：“此事须同荣的家属商量后才能决定。”

”绑匪问：“哪一天听回信？”吴昆生说：“明日下午三四点钟再通话。”

”5月5日，绑匪于提篮桥某犹太人所设之咖啡馆内打电话给吴昆生，绑匪问：“昨天的事怎样？”

吴昆生说：“我已经向荣家商量过，实在拿不出这许多钱，请你们原谅，再等两天通电话听回音。”

”5月7日，绑匪从亚尔培路、环龙路(今南昌路)南某西人蔬菜店内打电话给吴昆生，绑匪问：“前次谈的事究竟怎样？”吴昆生说：“荣家实在没有钱，太多拿不出。”

如法币二万万勉强可应付，不过以后电话不要打到我家，可以到申新九厂接话。

”5月8日，绑匪徒在提篮桥将电话打到申新九厂，绑匪说：“昨天谈的事要讲美金，不要讲法币”。

”吴昆生说：“请你们原谅，美金市面上少得很，还是讲法币吧。”

”绑匪说：“我不能做主，把你的话转达给他们好了，我们九时再通话。”

”吴昆生说：“歇两天好了。”

”5月9日，绑匪在亚尔培路立德尔咖啡馆里打电话给吴昆生。

绑匪问：“事情究竟如何？”吴昆生说：“现在电话已被包围，不必谈了，请另想别的办法。”

”5月12日，绑匪在大世界野荸荠糖果店里打电话到陈品三家，绑匪问：“前两天和吴先生通电话，因九厂电话已被包围，所以打电话给你，关于前次信上所谈的数目几时可以交来？”陈品三说：“等我问过吴先生后，再给你回信。”

”绑匪再问：“几时听回信？”陈品三说：“明晚八时。”

”5月13日，绑匪在南京大戏院隔壁烟纸店里打电话给陈品三，绑匪问：“回音如何？”陈品三说：“正在筹款，请再等两天听回音。”

”5月14日，绑匪在一个未曾查实的某地与陈品三通话，绑匪问：“款子几时可交付？”陈品三说：“这个电话亦不能打了，你打三九二八〇号电话。”

”同日一小时后，绑匪再打电话给陈品三，绑匪问：“究竟怎样？”陈品三说：“吴先生方面到现在二十五万美金尚未凑齐，全数实在拿不出。”

”绑匪再问：“到底几时听回音？”陈品三说：“后天通电话再听回音。”

”5月15日，绑匪在提篮桥西人酒楼里打电话给陈品三，绑匪问：“回信怎样？”陈品三说：“现在正在凑款子的时候，究竟多少，现在不能确定。”

”绑匪再问：“究竟何时可以确定数目？”陈品三说：“明天再打电话听信。”

”5月19日，绑匪在先施公司对面的沈大成点心店里打电话给陈品三，绑匪问：“款子究竟确定了没有？”陈品三说：“五十万已经没有问题了，其余因为吴先生垫不出，绝对没有办法，现在电话又生阻碍，请另想办法。”

”5月21日上午9时10分，绑匪在一个未曾查实的某地打电话至吴昆生家，绑匪说：“吴先生在家吗？请他听电话。”

”接电话的女士说：“请等一等。”

”吴昆生从女士手中接过电话，问：“请问哪一位？”绑匪问：“吴先生吗？”吴昆生说：“是的，我是吴昆生。”

”绑匪说：“现在请你预备十三万的两包，十二万的两包，分四包麻袋对剪开，上面写好，下午五点钟，我再打电话给你。”

”吴昆生说：“好的。”

## &lt;&lt;民国疑案&gt;&gt;

”绑匪说：“一切请你费心，将来成功大家都要谢谢你。

”吴昆生说：“哪里，再会。

”同日下午5时20分，绑匪的电话再次打进吴昆生的家。

绑匪问：“吴先生吗？”吴昆生说：“是的。

”绑匪问：“现在你预备好了吗？”吴昆生说：“都预备好了。

”绑匪说：“现在荣老先生已经从乡下出来了，不过今天恐怕来不及回家，要明天了。

”吴昆生问：“那么我们明天什么时候再联络呢？”绑匪说：“明天上午九点钟，我再打电话给你，不过交货的时候，请尔仁兄自己来，汽车夫叫他不要开，恐怕走漏消息，你要来也可一同来。

”吴昆生说：“尔仁兄他恐怕不肯来，他胆子太小。

”绑匪说：“这有什么关系呢？”吴昆生说：“那么我同他去说。

”绑匪说：“好的，再会。

”同日晚6时15分，绑匪的电话又打进吴昆生的家。

绑匪问：“票子已经来了吗？”吴昆生说：“让我去问问看。

”绑匪说：“好的，再会。

”5月22日上午9时20分，绑匪跟吴昆生通电话，吴昆生说：“我此地东西已经预备好了，我对你说，此地电话绝对再不可打了，有人晓得此地电话呀，弄出事体实在大家都不是好的，外面风声很紧，我看还是用别种方法好，用人来传递消息怎么样？”绑匪说：“好好。

”同日绑匪改打陈品三的电话，绑匪问：“陈先生吗？”陈品三说：“是的，地点定了吗？”绑匪说：“扬子饭店请就来。

”陈品三说：“好的。

”5月24日上午，绑匪跟陈品三通电话，绑匪说：“陈先生听电话。

”陈品三问：“你贵姓？”绑匪说：“姓朱，叫朱德清，先生，我看你们太没有诚意了，昨天我派一个同志化装黄包车夫在神州旅舍门口望风，看见四个有身藏枪械便衣的人在那里看守，可是你们派来的？+你们这样要不利。

”陈品三说：“朱先生请你不要误会，我们是绝对有诚意的，绝没有派人到那里，吾可负责担保，没有这些事的。

”绑匪说：“这个也许大家误会了，这样明天你派一小学生到神州三一五号去可好？”陈品三说：“我想今天结束了的好”绑匪说：“那么时间呢？”陈品三说：“我三点钟要出去一次，四点钟回来。

”陈品三说：“那么我在四点至五点再打电话给你好吗？”陈品三说：“好的好的。

”同日上午9时40分，绑匪又跟陈品三通电话，绑匪问：“你是陈先生吗？”陈品三说：“是的。

”绑匪问：“你们预备好了吗？”陈品三说：“预备好了。

”绑匪说：“到十一点钟告诉你地点。

”陈品三说“好的。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